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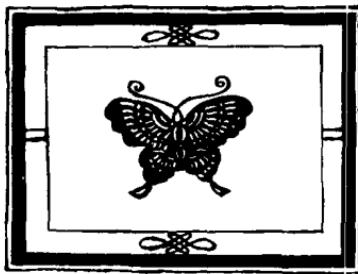
红灯记

京剧

翁偶虹 阿甲改编

中国京剧院演出本

862
8025



紅 灯 記

京 剧

翁偶虹 阿甲改編

(根据上海爱华沪剧团同名沪剧本改編)

中国京剧院演出本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封面画：叶然

4

紅 灯 記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书号848 字数39,000 印张3 $\frac{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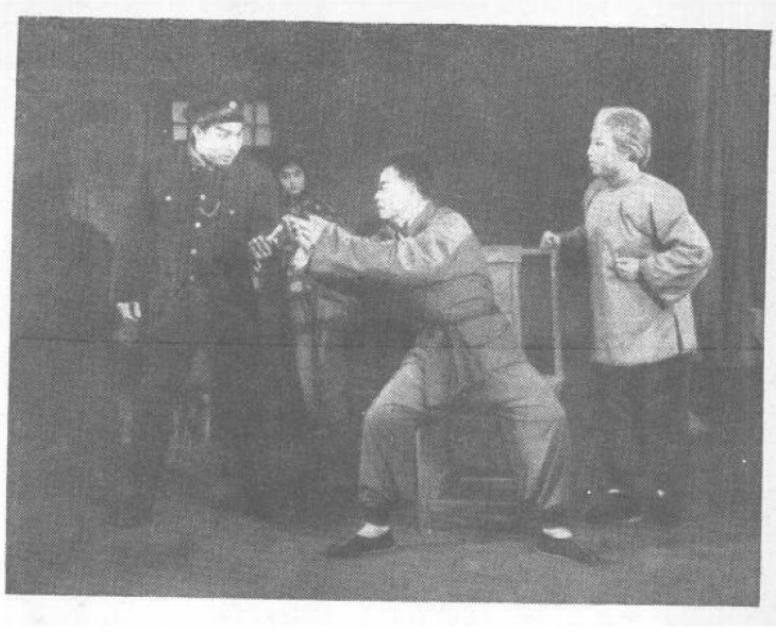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插页4

1965年4月北京第1版

196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册

定价(4)0.3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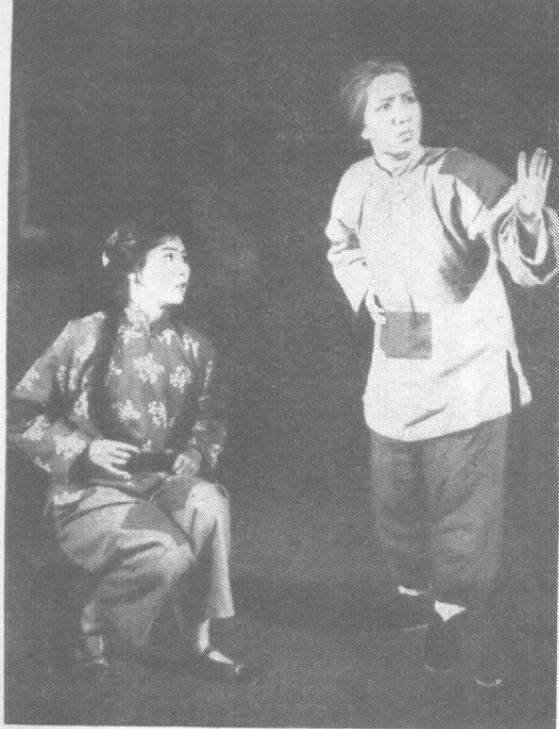
第一場

救护交通員

李玉和（左，錢浩樑飾） 交通員（中，馮玉亭飾）

中国京剧院演出剧照

导演：阿甲 副导演：骆洪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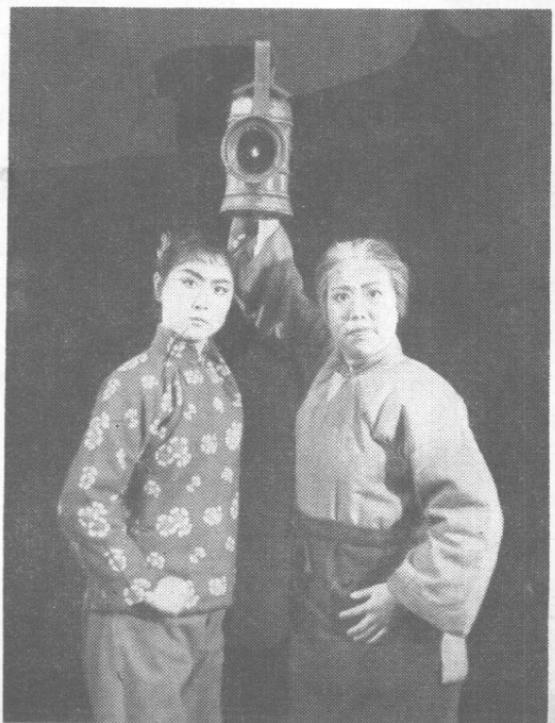


第五場

痛說革命家史

老奶奶（右，高玉倩飾）

李鐵梅（左，劉長瑜飾）



第六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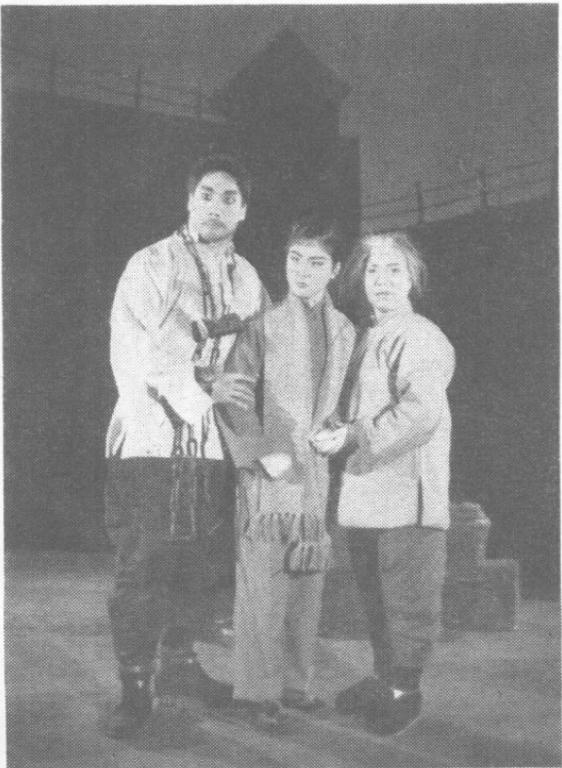
赴宴斗鳩山

鳩山
(右, 袁世海飾)



第八場

刑場斗争





第十一場

任务完成了

容国尉摄

內 容 說 明

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統治下的东北。铁路工人李玉和和母亲老奶奶、女儿李铁梅一家三代并非同姓，他們是十七年前在革命风暴中組成的家庭。先烈留传下来的一盞紅灯，是他們的传家宝，是战斗的信号，也是革命胜利的象征。一次，李玉和接受党交給他传递一份密电碼的任务。由于叛徒的出卖，密电碼还没有轉出去，李玉和一家，先后被捕。他們和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撓的斗争，玉和母子英勇牺牲。阶级的和民族的仇恨，把埋藏在铁梅心里的火种燃烧起来，她高举从先烈手中接过来的紅灯，坚毅而勇敢地完成了党的任务。英勇斗争的三代人，前仆后继勇往直前，战斗的紅灯，更見輝煌。

这个戏是一九六四年京剧現代戏观摩演出的优秀剧目之一。这次出版的是作者最近的修改本。



人 物

李玉和——原名张玉和。铁路扳道工人，中国共产党员，四十多岁。

李铁梅——原姓陈，父母牺牲后，得到李奶奶的抚养，改姓李。十七岁。

老奶奶——李玉和的师娘，六十多岁。

交通員——中国共产党地下交通員，三十多岁。

磨刀人——姓赵。北山游击队員，化装磨刀师傅。三十多岁。

桂 兰——李铁梅家隔壁的邻居，二十多岁。

刘大娘——桂兰的婆婆，六十多岁。

周师傅——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四十多岁。

游击队队员甲——姓馮。二十多岁。

游击队队员乙——姓何。二十多岁。

刘队长——北山游击队队长，三十多岁。

游击队队员若干人。

卖粥婆——三十多岁。

女小販——三十多岁。

群众甲、乙、丙、丁。

鳩 山——日本宪兵队队长，五十多岁的“中国通”。

王連举——原为我方地下工作者，在伪警察局任巡长，
后成为叛徒。二十多岁。

侯宪补——日本宪兵队宪补，三十多岁。

伍 长——日本宪兵队伍长，三十多岁。

特务甲——假扮游击队队员，骗取密电码的。

皮 匠——日本宪兵队特务，假扮皮匠。

特务若干人。

日本宪兵若干人。

第一場 救护交通員

〔抗日战争时期一个深秋之夜。〕

〔东北龙潭車站附近铁路扳道处。近处有条长坡，远处有山。火車从长坡后过去，用烟和灯光的特点表現火車过去。〕

〔幕启：昏黑的秋夜，北风狂起，把什么东西都刮得呼呼作响。四日本宪兵巡哨过場。〕

〔李玉和手提号志灯，从容鎮靜地走上。〕

李玉和（唱“西皮散板”）

手提紅灯四下看，

北滿派人到龍潭。

時間約好十点半，（看表）

等車就在這一班。

〔李铁梅提貨籃上。〕

李铁梅 爹。

李玉和 哦，铁梅呀！

李铁梅 唔！

李玉和 铁梅，今天买卖怎么样？

李铁梅 怎么样？哼！宪兵和狗腿子，借检查故意刁难人，闹的人心惶惶，谁还顾得上买东西啊！

李玉和 这一伙强盗！

李铁梅 爹！您可得多留点神！

李玉和 好！你回去告诉奶奶，表叔就要来啦。叫奶奶把菜饭预备好了。

李铁梅 唉。

李玉和 铁梅，来！（将自己的围巾，给李铁梅围上。）

李铁梅 爹，我不冷。

李玉和 围上吧！

李铁梅 爹，今儿这个表叔是从哪儿来的？

李玉和 （慈祥地）小孩子别问这个。

李铁梅 （自言自语地）我回去问奶奶。

爹！您千万要多留神哪！我回去啦。（下。）

李玉和 好闺女！（唱“西皮原板”）

提篮小卖拾煤渣，

担水劈柴也靠她。

里里外外一把手，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

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王连举上。〕

王连举 谁？

李玉和 我。

王連举 老李，今天鬼子的崗哨，布置得很严密，看样子，一定有什么事！

〔二日本宪兵巡哨上，二人分开。日本宪兵下。

王連举 （取出纸烟）借个火儿。

李玉和 有，有。（过去给点着烟。蹲下）老王，风声很紧，要特别留神。我们以后少见面，改为十天联络一次。碰头地点，我想办法通知你。

王連举 是。

〔灯暗，远处一声悠长的火车汽笛声，火车轰鸣，飞驰而过，当离车站不远时，交通员从车上跳出。接着日本宪兵在车上放了两枪。李玉和、王连举避开。

〔交通员捂着胸口，从上场门滚上，跌倒在路旁。

〔李玉和、王连举在远处见交通员，二人急上前扶。

李玉和 （扶起交通员）老乡！老乡！

交通员 （苏醒挣扎，打量四周）此地是？

李玉和 龙潭站五十一号扳道。你……

〔交通员挣扎着戴蓝手套，举左手，后又昏过去。

李玉和 (自語地)左手戴手套。(向王連舉)是自己人!

[远远地有日本宪兵嘈杂声，哨笛声。]

王連舉 快背走，我掩护。

李玉和 (背起交通員)老王，多加小心。(下。)

[后面响起一阵嘈杂声音及尖銳的哨笛声。]

[王連舉掏出手枪，朝李玉和走的相反方向放了两枪。此时日本宪兵脚步声和啰唣声齐发，就要赶来。王連舉見勢不好，咬牙朝自己胳膊上放了一枪，倒在地上。]

[伍长、侯宪补率日本宪兵数人上。]

伍 长 (向王連舉)跳車的有?

王連舉 (用手指相反的方向，故意呻吟一声)在那边。

伍 长 (惊慌地)臥倒!

[全場日本宪兵一齐臥倒。]

——幕閉

第二場 接受任务

[紧接上場当晚。]

[李玉和家。舞台三分之一是路景。中間是房屋，右墙开门。挨着門有窗。屋正面摆一张八仙桌，桌上有灯。后面是炕床。]

〔幕启：北风怒吼，屋中黑暗，老奶奶划火柴，点上灯，转明。一阵风声掠过，窗纸震动。

老奶奶（唱“西皮散板”）

打渔的人，经得起狂风巨浪，
打猎的人，哪怕虎豹豺狼。（转“原板”）
看你昏天黑地能多久，
革命的火焰，一定要大放光芒。

〔起音乐，老奶奶开窗帘看了看，摇了摇头，嘴里叨念着“还不回来？”走到桌旁，拿起针线做活。

〔李铁梅提货篮上，进门。

李铁梅 奶奶！

老奶奶 回来啦？

李铁梅 回来啦。

老奶奶 孩子，冷吧？

李铁梅 不冷！奶奶，爹叫我告诉您，表叔就要来啦。叫您把菜饭预备好了。（放下货篮。）

老奶奶 哦！就要来啦。菜饭已然预备好啦。

李铁梅 奶奶，我哪儿来这么多表叔啊？

老奶奶 咱家老姑奶奶多，你表叔就多哩。

李铁梅 今天来的是哪位表叔啊？

老奶奶 不用问，来了你就知道啦！

李铁梅 奶奶，您不告訴我，我也知道。

老奶奶 知道什么？

李铁梅 您听我說，（唱“快二六”）

我家的表叔數不清，

沒有大事不登門。

雖說是，雖說是亲眷又不相认，

可他比亲眷还要亲。

爹爹和奶奶，齐声叫亲人。

这里边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轉“流

水”）

他們和爹爹都一样，

都有一顆紅亮的心。

老奶奶 （微笑地）这丫头……

[警車声。李玉和背交通員急上，推門进

来。老奶奶、李铁梅見李玉和背伤員，急扶

交通員坐下。

李铁梅 （見狀大惊）呵！

李玉和 （向李铁梅）瞧着点去。

李铁梅 唉！（偷看窗外。）

[此时老奶奶拿手巾，李玉和为交通員擦伤

口，又端水給交通員喝。

交通員 請問你，此地可有个扳道的李师傅！

李玉和 我就是。

交通員 (欲讲, 又注意地看着老奶奶)……

李玉和 沒关系, 你只管說吧!

交通員 我是卖木梳的……

李玉和 有桃木的嗎?

交通員 有。(激动地)要現錢!

李玉和 (惊喜地望着老奶奶)好啊!

〔老奶奶点小方灯給交通員看, 小方灯一面
貼着紅紙。〕

交通員 (見小方灯大失所望, 搤扎而起)让我……走!

李玉和 (高举号志灯)同志, 你来看!

交通員 (紧紧握着李玉和的手) 同志! 我可找到你啦!

(突然昏过去。)

〔李铁梅看到号志灯的作用, 有些惊异。〕

李玉和 同志……

老奶奶 同志, 同志……

〔交通員醒来。〕

交通員 李同志! 我是……北滿……派来的交通員。(掙
扎着用嘴将棉衣里襟撕开, 取出密电碼交与李
玉和)这是一份……密电碼,(喘息)快……快把
它轉送北山游击队,(喘息掙扎)明天下午破烂
市粥棚……

李玉和 好同志, 快說……破烂市粥棚怎么样?

交通員 有一个磨刀的人和你接头……